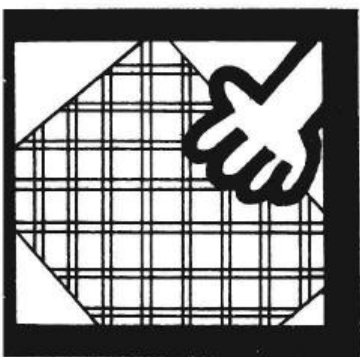


801 書新凰鳳

選說小家名界世

譯德俊林・著等岡莎





譯德俊林

選說小家名界世

鳳凰新書 801

世界名家小說選

譯者：林 俊 德

發行人：蔡 聰 明

出版者：鳳凰城圖書公司

• 地址：台南市進學街46號

• 電話：(062)226938

• 信箱：台南市第395號

• 郵撥：南市第35836號

鳳凰城圖書有限公司帳戶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305號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初版

特價：新台幣 6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譯序

一本書能被採用，是人生一大樂事。

這本小說集子包括的十個短篇小說，都是近期在各報刊發表過的，原著也都是現代歐、美名家小說。譯稿時，均選態度樂觀、動機純正、行文流暢、積極向上，並確信能給讀者啓發靈性的原文來譯；原文的確感動了譯者，然後着手，並確能傳達原意，表現得有聲有色才付郵；譯述時深信很多東西是字典裡面查不出來的。文字要簡潔，生動而富色彩，灰黃色皆非可取，如原文感動了譯者，而譯文却使人昏昏欲睡，相信絕對感動不了讀者；原文不是聖經，大可刪節，別貪多，要精彩；最好做開路先鋒，別等某類文章刊出後，才跟着別人尾巴走上去；有好文章不用，事在編者，與自己無干；先揣摩原作者心理，少捉摸編者心理。

這本集裡的每篇小說，就是在以上譯稿準則情形之下一一完成的。

希望讀者能喜愛、批評這本書，並誠恐誠惶的恭候翻譯界先進隨時予以鞭策、針剋，以匡不逮。

鳳凰城圖書公司現擁有最佳陣容編審小組。譯者肯定地確信，所出版叢書編輯、校對、排版、紙張均為出版界第一流，也相信讀者能因擁有鳳凰城叢書而在學識、修養上裨益非淺。

鳳凰城圖書公司張瓊文先生對這本書雅愛，並將其列入鳳凰新書出版，謹深致內心的感謝並永誌弗忘。

林俊德 於臺中

目錄

不要用眼睛看我.....	一
門 智.....	一一
古堡女屍.....	七六
未了緣.....	九〇
親 情.....	一一〇
死亡的暗角.....	一三四
愛.....	二〇六
蒲公英.....	二三〇
夢遊症患者.....	二三九
貓.....	二六五

不要用眼睛看我

原名：Not Look At Me With Eyes

弗蘭康絲·坎因著 · Fran Consee · Sakan

凡是有眼睛的人，一看見我總是竊竊偷笑。我，已成為人們談論笑話的對象。

他們笑我的理由是：像我這樣的人，竟也有一個愛人，而且娶了她！事實上我是結婚了！怎麼樣？儘管人們會指點我，說：「看他那個樣子！」然而，我不管這些；好，我就站在你們面前，讓你們瞧個痛快吧！我有什麼奇怪的地方？反正我是一個人！

我是一個矮子——黑得像個煤炭，有著長短不齊的四肢，我巨大的頭，不僅表現我的畸形，也說明了我的醜陋。我的臉上雖然有著兩顆圓溜溜的眼睛，但有一個朝天的短鼻，一張巨型的蛙嘴。此外一副在兩扇巨耳間的狹額，又更襯出我難以形容的奇特，尤其在我十三歲的時候，一次天花，貪婪地啄去了我臉上的青春，留給我又一個鮮明的標誌，而童年時代的一次摔跌，不幸又使我跛了一隻腿。這些，看在人們的眼裡，我便被他們封贈了一個「黑猴子」的綽號。

當我在路上看到時髦少女閃過時，我不由自主地畏縮得像一朵「勿忘我」花；因為她們總是立刻的把臉轉開。當她們這般傲然地不把我當作人，來蔑視我的自尊心——這時候，我開始體認到我不幸的殘缺了。我也像任何人一樣，我也有著美感。然而人們却認為這是我的罪惡。總之，在這個世界上好像我這樣的人，是沒有任何生存的權利的。

在我有記憶之前，我的父親就去世了，年老的母親是我唯一的親人。遺傳的影響又有什麼辦法呢？——誰該對我可悲可怖的醜陋外形負責？我母親嗎？我父親嗎？不，我不能怪他們，生也生了，還怪什麼？也許他們壓根兒就沒想要生我。

一天，母親問我：「兒啊，你應該討個老婆了。」

母親的問話並沒有令我驚奇。

我抑制著沉重的心，回答說：「是的，媽，應該是時候哩！」

她開始走訪她的鄰人。一連好幾天她都帶回一臉憂愁，這對我無形中是一種煩惱。每天我總是問：「媽，怎麼啦？」而她總是回答說：「哦！沒什麼！」內心却抖動著充滿愛莫能助的感嘆。

兩個星期過去了。母親不再外出。從前不嘲笑我的人，如今也嘲笑我了。

我呢？暗地裡却開始修飾打扮，並試穿美好的衣服。但我的舉止徒然令人笑得更響

。難道我變得更醜了嗎？於是我悟出：「沐浴並不能使一隻烏鴉變成天鵝！」

我母親對於討媳婦的努力，終於失敗了，並且由於傷心過度，不久便離開了人世。但是這之後，我奇異的戀愛故事發生了。

一天從我的階梯傳來一陣重杖的撻撻聲，接著是一個女郎在說：「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乞丐嗎？先生。」哦，那是個女乞丐。

「先生啊，我是看不見的！」於是我注視她，啊！可憐的女郎她還年輕，但沒有眼睛……在這個生命裡，只能感受到聽和觸覺。

她並不美，但勻稱的身軀却有青春的魅力。可憐的東西！我的心已飛向她了。

「妳可以進來歇歇。」我禮貌地邀請她。她開始摸索屋門，我趨前伸手領她。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到年輕的女人，我懷著一顆忐忑的心，又再次地注視著她的臉；即使她雙目了無光彩，青春還是把她的臉蛋襯得甜蜜蜜的。那高聳的胸脯接近著我；在我能思考之前，我已開始顫抖，就像突然受了冷似的。我感出我雙唇焦渴，四肢也麻木了。呼吸更是急促而喘不過氣。

「妳可以在這兒坐下。」我領她到屋廊末端的座位上。她感到我的手在顫抖嗎？我想；但我給了她一些自煮的食物，和一個盧比。

她告訴我她的名字叫麗拉，她跟著年老的母親，住在城中一個大工廠旁的一間茅寮內。她離去時，我請她下次有空再來。

麗拉開始常常到我這裡走動，我們談論著一切。我感到沉重的心和生命的負擔減輕了。生命的光輝對我發生了無比的吸引力。麗拉的眼睛假如有光彩的話，那更能增加她的美麗！不過，假如她有眼睛，那就不會從我這兒接受錢物以外的東西了。不！她的眼睛是會不准許她親近我，並天天與我談心的！

人們也注意到我們的會晤了，然而並沒有人羨妒我們。作爲一個「猿形人」，我已成爲他們嘲笑的靶子，而今與一個盲女戀愛，不是給他們更多的嘲笑資料嗎？

一天，我問：「麗拉，妳以爲我這個人怎麼樣？」她含羞的淺笑給我極大的喜悅。

「講出來吧，麗拉！」我懇求著她。

「我幾時曾說過你是個壞人？」她溫和地回答著。我感覺那回答並無掩飾。我靈機一動突然問她：「妳喜歡我嗎？麗拉？」她羞怯地低下了頭，這是無言却勝有言的回答。這一瞬間第一次使我感覺到生之魅力。

麗拉離去了。「麗拉！」在這廣漠荒涼的世界上我終於能用我的愛說出一個人的名字了；那曾經對我是無望的「生活」，如今也變成可愛且安樂了。這不是幸福的來臨嗎？

？

嘲笑我的人們就是我的仇敵，他們可能告訴麗拉我的醜陋嗎？他們已經這樣做了嗎？誰知道？

第二天麗拉又來了。我一直在思量著我們的婚事應該如何進行！爲什麼沒有一個牧師願意主持我們的婚禮？那些所謂上帝的見證人都有一種他們自以爲很有靈性而實在是世俗的觀點——麗拉和我不能相配。不管你用多大的聲音宣告，在這陰盛陽衰的社會裡，還有一個叫麗拉的女人願意嫁我。然而，他仍無動於衷，不願爲我們促成這件事情，而且我還是個回教徒呢！

我問她：「麗拉，妳肯嫁給我嗎？」我覺得她似乎吃了一驚。我是回教徒這樁事一定令她躊躇和顧慮。「你說什麼？」

「麗拉，只要你確知我是一個『人』就夠了。上帝已把妳遣送給了我。階級與教條不過是人類做出來的。」

我一面口中解釋，一面望著她抖動的嘴唇。我感覺正如一個謀殺犯等候著法官的判決。不錯，我正在決定我的生死，而她却沉默著。太緊張了，我再一次地說：「說呀，麗拉，我要做你的保護者。讓我們愉快地生活著。」

「我答應。」她終於回答說：「我也聽到人們紛紛的談論著我。當我經過人們面前時，他們說：『這就是猿形人的情人』。根據這話，可見你是醜陋的。」

「那麼你覺得怎麼樣？麗拉！」

「我不了解他們所說的美醜，我也不曾見過猿猴。因此我不介意這些。假如他們說你是世界上最美的男子，這難道又能帶給我什麼？我祇用心靈來看這個世界。存在我心靈裡，沒有美醜，也無好惡，你是回教徒，我是印度教徒。你若沒有偏見，我怎能還有？我原以為在這個世界上再沒有人會真誠地愛我了，但——」

「『但』什麼？」我焦慮地問。

「不錯，在乞者職業之後，有一個大大的『但』字。我不能有純淨的婦貞向你奉獻。雖盲，我仍要愛。但我的乞鉢——即使整天的努力也會空空的——殘忍地恥笑著我的母親和我自己的空肚。我終於不得不屈服在那穿過夜的陰影而來的獸慾之下。你不必爲我煩惱。從來就沒有人，真正因仁愛而把一些東西放進一個乞鉢裡。起初我以為你那同情，也有著相同的動機哩！請原諒我。而今我只有敬愛你，你是一個正直清白的人。」

我一時給震昏了。靜默了一會兒，我終於說：「麗拉！那是人類卑私的事跡，我是不會介意的。」

隔些日子後，我們結婚了，在我村中引起一陣大騷動。沒有證婚人，也沒有介紹人，她和我——麗拉和雅都拉——站在一起作了沉默的宣誓，成了生活上永久的伴侶。人們的笑聲更響了。當麗拉和她母親搬來與我們同住時，更爆發了哄然大笑。

自命爲社會監視者的人們都對我們側目而視。人們不知道在這愛的故事底下有著兩顆燃燒的心。我鼓勵麗拉，「由他們笑吧，他們全是瘋子。」

我們開始共同生活，在我們安樂的婚姻生活中，社會道德和宗教教條在我們四周形成了可怕的仇視。

隨後又發生了一件事，麗拉要做母親了。我們無視於世人的非議和譏嘲。我從未期望的歡樂，如今竟降臨在我的身上。

但在孩子誕生前麗拉病倒了。我請來了一位醫生。他檢驗了她，說：「不碍事，我會醫好她的。」一會兒，他又問我：「她是生來就盲的嗎？」

我說：「是的。」

他又檢驗她的眼睛，然後鄭重地說：「我能施行手術使她復明。但並非目前，須待她產後康復之時。」

醫生的話震動了我的心，我的青春和我的生命！他竟能使麗拉復明！當她能看見時

，她會看到我而驚慌嗎？當她復明時，她還會敬我愛我嗎？我慌了，而我該怎樣對醫生說呢？「不，她不需要復明」嗎？

但是我必須這樣回答：「麗拉，醫生說妳的盲目可以治好。」

我怎能向她說明她的復明會割斷我的命根呢？人那有不想能看見東西的？復明對盲人不是絕大的幸運嗎？麗拉——她是了解我的心靈的，但是她却不知我卑俗的一面。她說：「我希望復明。你高興嗎？我若能看見了你，我知道你會更愛我的。」

醫生給了我藥方和解釋了用法之後，說：「在她產後復原時，你到我這兒來。我將詳細說明有關麗拉施行手術的事。」

麗拉安靜著，我的內心却醞釀著風暴。「不，永不！你不能使麗拉復明。醫生啊，你與我的敵人共謀我倆嗎？我要先殺死你，爲何你在我生活中放火？啊！不！我不能怪你，因爲你得眼疾病作戰。啊！盲是疾病之一，去使她復明吧！願麗拉能夠看見光明，更願上帝祝福她！在麗拉懂得什麼叫做『猿形人』之前我要先行死去，然後我活在她的記憶裡，永遠是個富於愛的人。她目前對我的愛，和我目前在她心中的美，能否永遠存在呢？」我的心呼號著。

麗拉生了個男孩。社會因這個私生子的誕生又不安了。這事真太滑稽嗎？那孩子——

醜爸爸和瞎媽媽所生的——却毫無缺憾。他承襲了麗拉的美和我的眼睛。

麗拉康復了。他提醒了我的自私所不願重提的事。

一天，她說：「我們現在可以去看看那位醫生了吧！」但她那裡曉得這話在我心目中引起了多大的風暴與不安呢？

我祇好裝著若無其事的說：「啊，不錯，我竟忘記了！今天我就去找他。」我自知是在撒謊。但是，不這樣又能怎麼樣呢！終於我出去了，然而，不幸：「那醫生死了！」我無法描述在我聽到這消息後所感到的悲痛。我必須在我心中把那由殘酷和自私所產生的憂憂抑制下去。但是我心中的安靜已為這自私的念頭傷殘了。

如燒烙的日子漫延著，不斷的腐蝕著我的心靈。

一天，我所意想不到的事情發生了，當我外出回家的時候，命運之神又拉開了我心碎的一幕。事情是這樣發生的：麗拉不慎把一個大鍋壺放在屋內，而這時孩子恰又在搖籃裡哭了，麗拉為急於去照應孩子，沒拿手杖就衝進去，不幸的被鍋壺絆倒在門柱上，在產褥期間的麗拉受到這種猛撞而血崩了。我慌忙送她進入醫院。

欲哭無淚，我對於這意外的打擊，真如霹靂，不知所是。

麗拉啊，我的生命！我的宇宙！我的……。

「她跌得很厲害，傷勢很嚴重。」當醫生告訴我麗拉的病情時，我的心真如刀割，她那痛苦的痙攣正如加諸我身上一樣，我輕撫著她，我輕吻著她，她哽咽著說：「你來了，我可以去了。但願我能用我的眼睛看你一眼。」

「麗拉！」我說：「用眼睛看我，並不是重要的事。妳不是已經用妳靜朗清明的心看視著我嗎？我知道世界上唯有你在正視著我，愛我，沒有醜，也沒有美；沒有好惡，也沒有卑賤；在妳的純潔心靈裡，世界祇是美好的一面，親愛的，平靜著吧！妳很快就會好的。」

麗拉顯得有些躊躇。太陽落山了，她哭了。我的心痛了，我的罪惡的隱私也要爆炸了。祇有孩子睡在她的身旁安詳地綻放著無瑕的笑容……。

麗拉終於不治逝世了。

我忘記了我當時心靈上如何承受。

總之，一個心跳動止息了，另一個心則破碎了。

太陽已下，黑暗來臨。不理解我而祇注視到我的醜陋，更想不到我的奇情故事的人們，仍然繼續在嘲笑著我，而且似無終止……。

我想：「——假如我也是盲目的話，這故事又將如何呢？啊！眼睛！眼睛！……」

鬥 智

原名：A Duel Of Knowledge

懷特著：White

比尼贏得一個很好的聲譽。他的地方乾淨，他的啤酒冰而醇，他的捲餅香脆。在這樣一個細雨濛濛的星期一晚上，比尼的地方是個消磨時光的好去處。

除非你身邊的凳子上坐着一個歪歪倒倒的醉漢。

薛米琪揚起一邊眉毛，望着櫃枱裏面穿着整潔工作服的比尼，同時用右邊肩膀將倒向他身上的大塊頭，推回到他的高檯上。

大塊頭轉過頭，醉眼惺忪的望着薛米琪。「你撞我？朋友。」

這傢伙進來時薛米琪已得到警告了。他的直覺告訴他該離開這裏，但他沒有動。

現在他真希望他已經戴上帽子離開這裏了。他沒有心情和一個醉漢糾纏。他只想安靜的坐下來喝兩杯白蘭地。他已想到等一下打電話給他的美麗的女秘書露茜，要到她那裏聽唱片。